

東月聞見錄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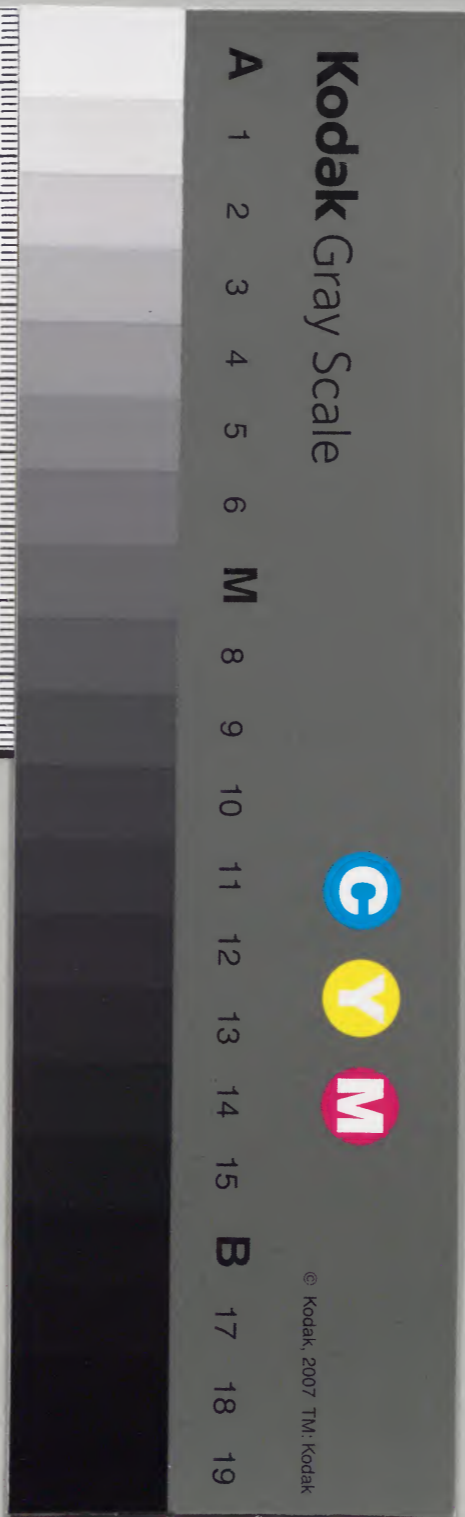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書
四	門
一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八	一	書	
六	一		
函	二		
三	六		
冊	架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121
冊 數	16	( 14 )
函 號	286	188

明季稗史彙編

共十六本





東明間見  
錄一卷



東明間見  
錄一卷



東明聞見錄

丁亥永曆元年 魯監國二年

春正月帝幸桂林

清師薄廣城且急輔臣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  
駐峽口而清師復據廣城司禮王坤趨上西避  
之耜夜棹小舟留駕曰我兵水路鳧至三水可  
上下搯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宗人府朱容藩  
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  
亦不許上舟西耜部署五日始疾發抵梧上行

淺草文庫



又五日矣丁魁楚惑於奸弁蘇聘從悟入岑溪  
王化澄攜中樞印去潯州西上護蹕者惟輔臣  
瞿公而已上于正月抵桂耜分部守禦諭誠楚  
蜀各路征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東決不敢仰而  
攻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戰粵南寧太平出滇  
柳州慶遠通黔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襲  
國家威惠三百年撫粵悉受銜驟足資內備復  
疏請王鈔表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  
生爲六卿召給事丁時魁掌禮垣給事金堡素

稱清直終制召還時草昧之初惟瞿輔臣導養  
聖德修紀綱挽人心布威武抑權閹起用人望  
招徠俊傑爲首務一時朝廷倚以爲重

文安之王錫衮入閣辦事

從瞿式耜請也不書原官闕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

從瞿式耜請也晉閣事

清師入肇慶府朱治澗走

治澗字子晦浙江舉人崇禎時爲肇慶府同知



東明遺錄 二  
驟陞兩廣總制至是終爲佟李逼獲髮云  
清師入梧州曹燁降丁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清兵取肇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夔  
作一大木龜令人牽之號于路曰降敵者似此  
及佟李兵進薄梧州廣西巡撫曹燁以春秋得  
雋者也因輿襯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知天命  
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若以  
罪不赦伴諸軍唯命若惠邀天之幸苟保首領  
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視李成棟笑

而釋之兵入梧城思夔大書曹燁姓名于木龜  
上置諸堂遁去時輔臣丁魁楚以三百餘艘載  
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入岑溪  
李成棟追及之殺而投諸河闔門無存者  
清師入平樂府陳邦傅走

清師入平樂邦傅棄城趨南寧佟養甲改廣東  
布政耿獻忠爲廣東巡撫獻忠陝西人初任金  
華府同知與朱大典同守府城歷陞道陞撫降  
清授布政



三月帝幸全州

平樂報至司禮王坤又趨上幸楚輔臣瞿式耜  
上疏畧曰上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  
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民狐疑局促如  
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存去粵  
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  
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  
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入也  
難今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

隅似小就西粵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  
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

以兵部尙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知駕不可留請身留桂遂勅耜爲留守特  
賜尙方劍兼文淵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各路悉  
秉節制復疏請上暫蹕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內  
外兼顧楚奉威靈近奮氣而下粵士知法駕未  
遠踴躍以恢東

三月清師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



東明國身錄 四  
清從平樂直入桂林虛無甲兵留守連檄召焦  
璉璉駐別縣黃沙鎮聞召卽率騎三百人來時  
山水汎溢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  
江無舟搜村落得漁舟二小艇士卒次第渡畢  
璉乃渡以三月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留守懼  
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翌日遣人于大  
墟運糧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報氣結  
舌結喘息僅屬東西指曰 留守笑曰 至  
耶何張皇若是清騎數十乘虛突入文昌門留

守署在城東樓下清師已登城樓下矢集留守  
綸巾留守叱曰狡 乃敢爾呼焦璉璉袒臂控  
弦提刀至留守門挽弓自下射一酋顛清矢集  
屋上或中免謁牌璉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清騎  
乃下城短兵接戰時城中乏食璉所統三百人  
方糜粥畢猶不知清騎已入閉城門清餘騎由  
是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清騎復上城挾  
馬越城下奔大軍璉卽麾三百騎大呼殺出清  
兵自渡江東未有抗衡者見璉方錯愕璉引騎



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  
數千級衝清兵為三清復合兵圍之璉又大呼  
殺入戈刃所及血雨肉飛殺數千騎清兵胆落  
留守復率士民擊金鼓從之以助軍威追殺數  
里清以數十騎遁去斯役也璉以三百騎破清  
兵數萬桂林得全南渡以來武功第一

安國公劉承允遣兵次於桂林

先是留守疏請詣全徵兵承允從武岡入猶尊  
朝廷遂司禮王坤為竊天子權面叱周鼎潮為

奉奄寺鼻息雅重留守發兵數千援桂

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兼少師太子太師不  
拜

上遣官敦式耜入行在嚴敵甚備不敢奉召以  
守桂功進官不拜

吏科給事張家玉恢復博羅縣清兵至復陷家玉  
死之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讀兼  
吏科給事誓不降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  
旋矢志不少挫復恢博羅縣慷慨賦詩自分必



死已而清兵追獲乃斬之懸首通衢顏色如生  
夏五月劉兵亂守將焦璉逐之

承允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留守搜庫藏而外  
捐囊萬金夫人邵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  
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鬪掠市而去

帝幸武岡改爲奉天府

劉承允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  
御史毛壽登奏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拔邊例吉  
翔等疑疏出劉湘客指周鼎瀚遂羣嗾承允逼

上立下廷杖旨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萬  
六吉于行在午門外朝諸臣亦跪午門外伏地  
不起申救乃免四臣俱落職承允益橫遂攬大  
權挾天子幸武岡留守瞿式耜疏留蹕全陽曰  
聞郊禮成卽圖移駕不知將回桂林耶將幸武  
岡辰沅耶夫上原以恢復兩粵爲心不徒西粵  
未恢未可移駕卽東粵未恢且當駐全也不聽  
竟蹕武岡專官再促留守入直留守不奉召  
清師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遂復



陽朔平樂

清遣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取  
湖南諸府進取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二十  
五日偵兵變積兩城壞遂大闢入薄城下環攻  
文昌門吏士失色時焦璉爲流矢所中血流至  
肘奮臂而呼督師撫按肘羽投石分門嬰守用  
西洋銃擊中馬騎清勢稍却乃出城戰擊殺數  
千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腹留守括署中  
米蒸飯親出分哺將士益樂用命向晡雨未息

暫收兵明復出戰璉奮刀直入橫衝其陣清兵  
大靡棄甲曳兵而奔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  
伏于隔江聲相接勢倍振清兵初分路從間道  
栗木嶺來之驥待銃一決疾馳渡江運柳提鞮  
連斃三人清兵氣奪大北追殺二十里而還孔  
有德敗時望虞山樹木皆以爲天神幾爲焦兵  
所及自此不敢窺桂云是三月之內危於清亂  
于兵留守從容指麾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  
人心留守以國士遇之故得其死力璉乘勝遂



復陽朔并下平樂

征蠻將軍思恩侯陳邦傅復梧州

時懷集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薙髮至是引兵復懷集縣廣西御史魯可藻督師復賀縣富川引兵至平樂與焦兵會陳邦傅由賓柳及尋州清兵大懼其巡撫耿獻忠遁還廣州遂復梧州

旌保桂功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侯式耜辭不拜

疏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允復疏報軍情曲折并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二遇兵變者一皆極危險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夷狄患難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



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  
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  
再請返蹕全陽不聽

以魯可藻巡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以明經授新城縣有政聲考最陞  
御史巡撫廣西留守敘軍功拜是職

秋八月劉承允叛降清奉天皆陷清師殺之

勳鎮劉承允號鐵棍擁重兵善健鬪然子女玉  
帛過多愛戀恐失遂出降清上倉皇出走清師

入武岡利承允之貴佯與結盟數月後召與飲  
宴殺之

清師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之知吳炳以疴疾留逼之  
薙髮投誠未逾月病死

帝幸柳州

承允之降也百官未知上先知之獨與太后倉  
皇出奔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百姓獻雞黍土  
司獻金刀上皆慰勞之崎嶇險阻由武入粵瞿



東明國史錄 十一  
留守遣人問道請由古泥還象州入桂上次柳  
州留守極言不可也移一步黔滇地荒勢隔忠  
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蹕收  
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  
恢武荆再疏請迎極言粵西之山川形勝兵馬  
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輓有資上三勅召  
留守留守不赴

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督師何騰蛟新叅嚴起恒咸至桂南安侯郝永

忠率兵驟至疑主賓不相容大不安瞿留守加  
禮撫慰永忠樂爲之用宜章伯靈鼎亦至自楚  
留守復疏請返蹕極言柳州猺獞雜處地瘠民  
貧不可久駐慶鄰黔蜀南寧地逼交夷壤遠勢  
僻難圖中興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以  
桂林爲杓樞道路臣僚疲跼重繭以桂林爲會  
極江楚民情尙以桂林爲拯救之聲援騰蛟與  
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住汎可圖恢復不聽

帝次象州



東明開元錄 卷之九  
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備兵驚移聖駕倉皇  
跋涉宛如武岡時會陳邦傅子禹玉以二十人  
送駕軍容備始復次象州

冬十有一月督師何騰蛟大敗清師於全州

瞿留守曉夕籌畫調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璉誓  
于神前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總兵趙  
印選分路駐全鼓勵空涌勸餉捐輸轉運不絕  
騰蛟得展其韜畧大敗清三王之兵于全州斬  
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

津閣道亘三百里清兵退入楚

帝還桂林

劉湘客作留守傳詳其事曰自十一月上自象  
蹕桂自春徂冬公不徒治軍而兼治民身在危  
念切廷陛公曰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司禮龐  
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  
劉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全  
全出馬吉翔手也公欲上攬大權明賞罰嚴好  
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其政事



東明開馬錄 三  
之得失肇慶時爭而得者十年茲爭而不得者  
十半閣移多改票儲曰上意爭而不勝其爭者  
更十之九矣公歎曰勲帥異懦觀望詎非朝廷  
之處置無以服其心耶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  
不睦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公憂勞于密勿  
之間每日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輯和  
勲鎮之心在內在外兩無所得怲怲俛搏手  
奚補哉五鼓肅衣冠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  
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也視上動靜審上飲

食雖美瓜燒餅非時且進上不食不敢先食家  
人凜凜操作猶孝子之事嚴親也各路奏使延  
之入語計道路遠近給發路糧江閩廣浙書使  
慎密周遠方蠟表月數至其遠人亦以桂爲歸  
勅諭黔蜀進兵召入伏處之臣以下  
闕疑

戊子 永曆二年 魯監國二年

春二月帝幸柳州

郝永忠壁興安聲言被襲夜至闕欲撤兵左右  
禁近即欲上遣金鑾輿不旋時留守瞿式耜曰



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  
之風塵遠使九五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  
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左右禁近益  
周章不止無已俟督師果急甲士山立正宜親  
兵督戰天威咫尺激勵將士若以走爲上策桂  
愈危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  
南太平反覆數百言上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  
耳留守泣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晨且議五鼓留  
守備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矣時二

月二十二日也

盜掠桂林

郝永忠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奉  
約束先是總兵陳龍友忠勇善戰屢挫強敵以  
二百騎候見督師何騰蛟永忠襲其營而殺之  
剛復貪傲其天性也惟騰蛟稍制之前與焦兵  
不睦瞿留守曲爲調和撫慰永忠稍爲留守用  
及壁興安會有江西進士蕭琦留守知永豐時  
門生也爲人僉壬以禮垣驟陞司馬時居永忠



東明聞見錄 卷之二  
營日夜求所以媚之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  
趨永忠赴闕因聲言清兵劫營撤兵西上抵桂  
巡撫于元燁請老以堅壁閉城弗納而琦詭以  
舊誼說留守納永忠比入城卽縱兵宣淫擄掠  
極其慘酷焦璉遣人謂留守曰強敵外逼奸宄  
內訌勢不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駐兵  
城外俟賊乏食必出城外掠卽統兵四面擊之  
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爲保障以梧  
爲門戶協力守之 事可萬全留守以治兵相

攻恐傷百姓且虞敵騎擣虛不聽至是留守以  
乘輿早發疾出送駕永忠卽以數十兵遮留守  
車數十兵躡留守署冠服圖書被劫城中百姓  
奮擊俱爲殺傷留守家人假何督師令箭救留  
守家屬得出留守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留  
守登舟演營亦自靈川撤兵城內烟火高于樓  
櫓留守家人放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劉  
遠生等至港留守一日一夜不飲食唯嘆息不  
及送駕不死署中爲慳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急



難着守請下朔平問催焦璉入援發檄遠近毋  
內恐檄紳士毋驚疑薙髮檄一吏入桂息烟火  
收倉儲毋爲亂人所搬盜留守然之舟下三十  
里登市井入民屋草檄分發明日留守小艇返  
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仍暫下陽朔璉兵續上  
上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城留守檄按察  
司僉事邵之驛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  
三月初一日入桂廡舍零落滿城但暴屍骨火  
烟中燔炙氣耳留守令軍悉屯官舍灑掃街路

寧其從官被擄似婁人者漸周給之太常卿黃  
太元死于兵棺殮之桂城星星始有人督師何  
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清統兵至焦璉自平  
樂統兵至軍復大振

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

聲桓雖爲清臣意常快快不樂爲用及鎮江西  
屢忤按臣副將王得仁勸金反正金領之正月  
二十七日乘清官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盡殲  
焉令百姓俱易漢裝稱隆武正朔草檄四出遠



近應向江西全省俱復楚地震動獨贛州未下  
清鎮守湖廣羅提督恐兵趨廣欲先敵金兵於  
贛州西觀勝負為向背遣人移書曰人心未死  
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扶大義為天下倡天下  
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  
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  
乘其後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  
金以為然至是帥師圍贛贛守將高進庫即前  
右吉安府父兄妻子俱為滇兵所殺者也又以

先受師不肯下移書佟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  
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崕峭  
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  
不及旬日束手待斃我為公守公資我糧先有  
清官賚到探辦銀六萬兩養甲借三萬給之  
三月清師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追  
至全州

郝賊亂後清兵意桂林空虛烏金王帥兵數萬  
直抵北門指揮談笑謂城且旦夕下瞿留守坐



東明開見錄  
北門慰勞軍士勉以忠義何督師督將校分三面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同焦璉從北門戰未合璉卽奮臂顧左右曰璉爲諸君破賊戰騎橫矛直奔清營清兵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冲擊勢如游龍清兵合而復散者數次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與璉合擊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會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好爲我破一清卽躍馬奮擊殺數人奪敵馬

而馳一清好剪馬踪每乘馬必剪馬踪清兵認爲牛輒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合兵而前金湯兆佐從旁橫擊璉標下趙典白貴統銳師四面夾攻皆殊死戰白貴戰沒清兵大奔追殺二十里烏金幾獲北渡甘棠遁去留守于北門待督師還交相勞苦是三月二十二日也督師遂列營格江諸師分大小兩路軍桂當郝賊之亂監司府縣俱散留守悉令還署舍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治簿書誠職守招徠撫宇四



野漸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留守然髮爪辦之  
督師乃得督兵出嚴關 留守上疏詣行在候  
天子三宮起居當乘輿發桂塵霄裂矣留守獨  
處城中傳聞頗凶上欲獻泣下至是大喜知留  
守在也下璽書旌美遣官慰視憔悴留守寸縷  
無遺賜紗段銀兩并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  
皇太后亦賜紗段銀兩與夫人邵桂城儼然一  
都會云留守卹死事軍士家爲壇祭之焚白貴  
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如南寧留守念天子宵衣旰食南寧蠻  
鄉不可久蹕日爲上清輦道請還桂督勦鎮將  
士直取全州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  
正信令可藻繕兵若待敵者可藻銜自署兩廣  
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留守曰方今  
武人多自署撫軍師一面牽制輒自命貽遠人  
笑周鼎瀚以閣部擅留守亦疏止之陳邦傳稱  
粵西卅守牒四飛留守駁止之今日功晉五等



東明開身錄 卷一  
三  
尚未裂上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聖蹕之地  
楚滇數萬之師曰需食輒曰獨擁豈老成憂國  
所隱料瞿留守身雖在外朝廷綱紀無不極言  
力請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其原自不  
同于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朝議可否象指  
所聞本亂而求末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講官經  
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入箴于扇  
進一趙臺順天人錦衣籍以武職改文階陞  
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土司心會有潮州

人胡執恭爲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邦傳因襲  
職與執恭有舊旣而執恭至廣西在邦傳軍中  
邦傳之子禹玉因迎駕得近上票擬時下勅有  
拜君之賜于無窮句遠近笑之禹貢欲得南寧  
執恭佐之臺不讓日治兵相攻

夏四月清將李成棟以廣東來歸詔封東安伯不  
拜進侯又不拜尋封惠國公

先是清之下閩也前期鑄印特遣貝勒爲大將  
其于粵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總兵吳淞貝勒



東明良史錄 三  
調隨閩閩下令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將  
卒皆成棟麾下自謂汗馬功高及佟養甲敘功  
疏下進兵部尚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凡  
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甲必亟易之以是缺  
望形之詞色養甲漫不省成棟又遣大廳方某  
載寶賂于朝廷過江西地已反正扼之不得通  
密謀附和李兵號稱五十萬實十五萬而我兵  
鱗集于江廣者不可勝計陳子壯雖殉難其子  
中書裔生統舊卒居腹心成棟甚懼一日同署

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允登樓去梯相謂曰吾  
輩因國難去順歸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  
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有敗必有繼起而興者  
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其憫  
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  
復粵七郡陳將軍邦傳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  
時人事殆可治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瞻  
仰龍表酷似神祖將相交和神人其戴若引兵  
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爲忠義是



東明國見錄 三  
時兵餉之權在藩司養甲牒銀五萬兩犒師彭  
年不與以激怒其軍心舊將軍李明忠辱殺養  
甲之妻署官以挑之有池州胡奇故從養甲辦  
事得授南雄知府及清遣御史劉顯明巡粵至  
雄守將張某許奇提問褫職閒游省會窺見端  
倪以告養甲養甲不提一卒所親從皆成棟人  
也計無所出勉出一示許士民復冠裳冀以先  
發得赦死而成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靖安  
民四大字十五晨遣人掣去養甲所堅總督旗

而以新旗易之養甲唯唯惟命時上駐南寧成  
棟遣洪天耀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時陳  
趙仇殺人心皇皇乍聞反正之舉驚百出天耀  
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聲桓  
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駕  
成棟遍布邏卒分道遮止惟耿獻忠在梧州得  
先輸欵詔下歸附功亞成棟尋陞工部尙書以  
素與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夏五月清師圍南昌府



東明見錄 三  
金聲桓反正江西聲撼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  
盡撤滿洲驍騎移檄遠近徵兵四集遣固山譚  
大劉良佐等帥師犯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  
十萬水兵十萬舟萬餘艘牛車駱駝西洋銃等  
無算舟尾相接浮江而上金鼓震天亘三百里  
清兵出師之盛前此未有也聞聲桓圍贛州欲  
急救之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遂趨江西圍南  
昌初聲桓反正時舊輔姜曰廣為督師奉孟藩  
世子鎮守南昌精銳盡撤以行姜固文士不嫻

將畧被圍大懼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桓圍贛州不克師還

先是聲桓愛高進庵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  
礮日增壘堅壁為久困計及南昌警至王得仁  
先知之計曰我聞先發制人不制于人莫若秘  
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銳志攻城城中  
乏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日贛必下贛下則一師  
守贛一師守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  
通西粵右守嶺表清兵知贛破粵下必解圍向



贛我以逸待勞戰則勝守則固南昌亦得息肩  
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于旦暮矣若  
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  
此危道也獨不見寧王覆轍乎聲桓以家在南  
昌聞警急不約王遽退師王兵見金兵退不知  
其故亦大降得仁雖斬之不能禁止贛師突出  
自相踐踏者數千人金抵南昌突圍而入自此  
江西府縣仍爲清有贛亦間出取吉安府南昌  
遂成孤注矣

建武侯王得仁救九江府師還

金聲桓已入南昌王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  
姜日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  
兵轉輸必由之道我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  
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  
我卽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  
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卒下公輩引兵  
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棄要  
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日廣不聽一



日夜檄數十至得仁嘆曰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清兵以舟師扼諸江以萬騎持勁努駕西洋砲扼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鬪而前斬級數千奪輜重火炮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城清兵屠九江老弱婦女殺掠殆盡

六月留守督師閣部瞿式耜犒師全州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報捷不自爲功曰爲皇上以信臣用臣者瞿式

耜一人也至是初三日式耜方病署住金勞師諸軍列營全城外數十里旌旗蔽日將帥咸帕首弓刀伏馬前曰微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來歸封爵有差

聲桓反正半年尙稱隆武正朔後有舊臣至述閩陷廣立之詳始改稱永曆至是反正報至留守瞿式耜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其號令署置苟緩急失宜不亦褻朝廷而失人心乎憂正非細少司寇劉遠生固



秦人久于節鉞名聞江右可遣疏入不報尋封  
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不下

先是江西反正贛州不從聲桓攻圍三月困敝  
欲降會北兵突至南昌聲桓師退至是成棟頓  
兵南安信使往復迄無要領遂巡却退

帝幸肇慶府太后中宮俱駐端州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耀等迎駕上意未  
決勳鎮陳邦傳等請留輔臣瞿式耜請駕幸桂

疏曰興陵兩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  
殿巖然天壽彼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  
顧身且移山趨海之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  
號令宜歸于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于成  
棟若歸于朝廷則事權中擾閭外不能專制不  
歸朝廷則徒虛擁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  
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旣東軍中將帥謂皇上御  
新復之地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遠人心  
渙散再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又疏令給事中



東明啓身錄 三  
蒙正發迎駕又曰前日粵東未復上宜住桂以  
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楚桂以出楚事機  
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成  
棟適自嶺還師上遣使勞軍成棟備法駕進御  
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結綵數百里旌旗與  
樹色靄映甲兵與日月爭光千里間樓船相屬  
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雞籠山有景雲  
覆護留守瞿式耜築三亭于其上以忠其志碑  
文至今存焉復有黃龍見于海口呂宋遣使入

貢風邏巴國人進圖讖上大喜成棟親率將士  
築沙堤議改兩廣軍門爲行宮留守瞿式耜命  
少司寇劉遠生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  
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脫上駕此  
爵賞征伐疑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  
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曰然遂罷修行宮  
仍以肇爲發祥正位之初都

詔加李成棟太傅總管七省行軍大司馬

附



時從上艱難者頗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  
懌也盡用其素所私昵常爲清官者布列內  
外又用其乾兒元允本姓費河南人門幹吳之蕃掌  
錦衣衛事凡不出其門下并不經其題授者  
必捕擊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取彬

是月分兵三萬往湖廣彬州先是佟李進取廣  
西不克差辦事瞿紹祖往湖南乞師監軍兵部  
侍郎佟養和卽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允紹祖三

往仍撥裨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來援行至彬間  
變止頓成棟欲并其衆計遣一介可折箠使耳  
然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部郡分兵三萬取道樂  
昌宜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來歸往來騷屑一  
方不勝困敝云

附

有潘名世者先授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  
改保昌知縣成棟過嶺時有養馬卒病付名  
世畜之卒有所索不遂成棟敗歸蜚語云知



縣謂君不能殺只會殺百姓成棟怒以他事呼之至縛斬之時聞粵多盜鄉民結寨自保廣州有一寨下瞰河成棟舟過戲謂起風試往攻之起風登寨民懼發砲擊斃成棟怒厲眾攻之毀之捕其貲屠其民

李成棟妄殺廣州府良民八百餘人

是時成棟得自專恣縱兵殺掠有土人衛姓者家頗溫潤與鄰黨相謂曰兵若至須協力禦之釀酒告神一無賴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

等問何以爲驗曰凡內裾綴幅短一截許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怒卽欲屠城會日已暮百官跪請雷雨又大作姑頓刀凌晨邏卒四出掩得卽戮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坐云衛姓身被戮家被抄沒

盜殺潮州知府凌犀渠等

叛將車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凌犀渠海陽知縣岳桂任重故武弁後入綠林丙戌冬就撫隸王承恩帳下爲中軍官佟李至授委潮



州府鎮反正後李某任肇慶道凌犀渠任南寧  
知府岳桂任懷集知縣並調令各抵任岳出任  
重所部卒不遜道直前衝突岳怒執而笞之解  
府府責之解道道責之任重怒唆衆兵詭稱山  
寇至突入三人署擒殺之

秋八月閣臣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總兵汪某來  
朝從閩航海至行在

閣臣晏日瞻兵部尙書蕭琦相繼去  
盜殺兵部右侍郎劉季鏞

季鏞吉水人父升丁丑狀元以劾楊嗣昌奪情  
謫官家居後以起義官至閣部封廬陵伯卒諡  
文襄季鏞從起義丙戌授翰林待詔繼入廣西  
至今官戊子五月統衆至鄱縣逐清所置官而  
居之己而衆散己丑還行在尋出有羣盜來就  
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禁之不止反爲所殺  
九月定興伯督師閣部何騰蛟復永州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勦鎮曾志建等圍永  
州清兵食盡殺民以食舊紳劉興秀鄉居清官



東明府志 卷之三  
力致之羈城中首被禍已而民盡九月二十日  
清兵突圍走至衡州旋望風遁二府皆復將恢  
長沙會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之龍虎關騰蛟  
岡頓兵

冬十有一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敗績

時爲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故隸左良玉麾下  
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招之約以踰杖  
壯救不至當輸款至是成棟厲氣攻之軍中火  
具盡移以行鋤鋤等器多方促辦又慮無舟過

嶺苛執人夫舁過梅嶺士人亦不免焉道路死  
者頗多既抵贛日暮薄城將飢卒餓而成棟氣  
驕莫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清兵突出成  
棟策馬先奔軍士爭竄所資器械皆棄不顧靡  
有存者

李成棟殺佟養甲并劉顯明

養甲於崇禎年間詭名董茨由提塘得志總兵  
宏光時賄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過多貝  
勒至攜之人聞因令取粵反正後封漢城侯帶



閣銜至是成棟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頤指  
朝廷以公差遣出夜半襲而殺之顯明則清所  
遣以巡粵者并將官劉某係遼東人及同差兵  
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時又有內官李元  
培賫銀六萬來粵採辦養甲于內借銀三萬給  
贛州元培以餘銀進上得入司禮仍拜成棟爲  
叔李元允吳之藩弗善也力詆之成棟出師日  
陛辭卽于御座旁掣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遣  
內官問而挽之成棟不聽更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靖允錫復湘潭進攻長沙不克

允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繇赤心桀驁甚至  
營中稱高氏爲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爲先帝允  
錫皆隱忍聽之不以上聞且請封爲興國高氏  
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衆至湘潭縣屠其  
民長沙懼協力爲清拒守故弗克

十有二月執清人李紹祖歸于桂林誅之

紹祖瞿留守同年進士也降清任楚撫守永州  
何騰蛟攻圍七旬城中乏食軍士掠婦女爲糧



東明開元錄 卷三  
猶堅不下有馬廷鸞者明朝縣令令吳郡太倉  
人也時在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  
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皆通清之援兵  
遂絕紹祖始降滇營解至桂林留守流涕讓之  
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爲背叛之人死爲不義  
之鬼今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清豈獨紹  
祖也留守曰天下人皆不爲紹祖清其柰我何  
紹祖詞窮遂磔之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

王江西宗室也請兵入建陽建陽者從英德縣  
之滄光厥遡流而上爲陽山縣連州連山縣達  
于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砲砲卒背負不  
用手攜而發輒命中郡王入土人擁護之成棟  
屢攻弗克反正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  
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命賈勅往十二  
月與王遇於陽山然衆皆居奇自恣不聽王赴  
闕卒不得其要領而還有標下彭鳴京鍾某羅  
某願統其衆數萬隨承恩出自劾亦不果用



己未 永曆三年 曾監國四年

春正月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衛事加今職至是彭鳴京等願為之用又胡中丞田闢有眾數千亦願隨之承恩大喜成棟聞之忌且怒初八日兩舟相遇于英德成棟邀過舟歡飲夜闌佯醉即席殺之

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櫜

由櫜江西宗室壬午鄉舉廣東教諭丙戌鄉試

充同考官歷陞翰林院侍讀至是入閣出自上命成棟令錦衣衛捕繫獄中死之

清師襲湘潭縣督師閣部定興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歷官至楚撫左夢庚反逼至南京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若有物負之遇救不死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滇營并統曹志健等崎嶇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可稱中興名佐治至是同總兵馬進忠輕騎趨李赤心營會師恢長沙日已暮駐師湘潭會進忠兵已



離城所統止馬養麟百五人清總兵徐勇德李  
紹祖子密報遣驍騎五十昏夜入城養麟馳騰  
蛟墮馬被獲不屈死之

詔贈何騰蛟中山王子謚

騰蛟既死其夫人某幼子二皆大罵被賊殺上  
聞之大慟輟朝三日贈謚蔭其子文瑞為中書  
舍人文瑞歷任兵部侍郎永曆五年病卒于行  
在

清師屠南昌府豫國公金聲桓大學士姜日廣死

之建武侯王得仁不知所終

南昌被圍有一道士至自稱雲水真人能運粟  
役鬼且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  
非惟解圍又能破敵日廣信之凡城中有飲酒  
殺生者皆重罰之百日不出兵清兵因此得合  
圍增壘百日後道士自稱我奸細也為清朝進  
士現任某職汝輩若不降必遭屠戮矣城中人  
怒車裂而食之南昌三門傍山清皆掘塹築墻  
三門沿江則以漕艘闕截江南聲桓兵不得出



發砲皆軼墻外或突江中城中升米數金易子  
析骸之憐等於睢陽自夏及冬日夜混戰至正  
月大雨連旬城磚毀爛清以西陽砲攻之城皆  
震裂聲桓知不可守使匠爲數棺闔門親屬漢  
裝坐入其中四面縱火自焚王得仁統死士三  
百殺出澹臺門清兵斃者無筭得仁不知所之  
或云殉難

逸史氏曰友人何松石令南昌余與季弟西  
遊屈指以計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淚

簌簌下南昌城外有廣廈撫軍解石帆建以  
治兵者也壯麗過于滕王閣而秋水長天落  
霞孤鶩殆與閣景相埒歲在丙子春夏之時  
時值鄉試羣英咸集郡人時華萬茂先執牛  
耳與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以爲振衣干  
仞濯足萬里與日月爭光者也孰意時異勢  
殊改革之際殉難殆盡姜太師被難後余過  
南昌取道吉安知己零落寥寥數人耳又復  
四年學士郭宇止以憤死于平南王師選部



蕭伯玉以憂死于金蓮山中若萬風后輩皆  
遭時不偶骨化魂消俯仰之間俱成陳迹豈  
不痛哉友人爲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  
公人才皎皎見人默無一語建武侯遼東人  
髮五色人俱稱爲王雜毛善談論有謀畧當  
反正時有勸聲桓直趨楚地與何騰蛟夾水  
而軍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聲桓不從及南昌  
被圍建武侯欲扼九江絕餉道姜督師不聽  
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兩粵失余落魄

遊羅定州遇給興人金芳爲清羅定州同其  
兄某在平南王尙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  
先帝時曾居袁崇煥幕中芳以創敵功授靖  
安縣二尹得交于忠黨舒魯直冢宰熊文舉  
詢魯直近事則以姜勳靖節于大同者也嗚  
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章若此哉予歸同一  
僮父路途悽愴無復生人之望十一月二十  
二日遇家中遺族姪起莘侯余并季弟一札  
詢諸江右同盟之贛州路遇二孝廉俱易姓



者前捐勞余因閱季弟所寄札遠咋舌曰此皆起義諸君子也俾勿高聲余笑而謂之曰不佞豈畏死者顧諸君子安在哉孝廉曰曩者金王之難諸君子各懷徇國之心是以受禍俱烈今其存者十之一二也又皆或謫或隱無有安然食息于茲土者忠義之氣之死靡他是以屢蹟而不悔也子之南昌試往觀焉余終扼于愴父不得見

二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行至信豐卒

時江西警報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戀粵東繁華不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愧且忿又恣睢殺戮人皆不敢近次信豐夜聞鼓噪聲或曰清兵或曰民變成棟醉甚倉皇上馬無一隨者渡江溺死三日後有鐵人鐵馬浮于水面始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蔭其子元允爲南陽伯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情好詢前言往行成棟雖武夫儘有過人處敬先太師瞿稼軒李愬之于裴度也信學憲袁特邱



東明臣見錄  
三  
呂布之于王允也慕黃門金道隱董卓之于  
蔡邕也讓引鹽濟西事雖不行心可尚哉先  
士卒援南昌命雖不延志可嘉矣又謂朝廷  
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  
獎進鹵簿不得與內閣機務駁駁乎有古大  
臣風闖賊肆虐成棟深恨赤心爵列五等牧  
遊之力居多成棟弗是也成棟亡部曲益不  
振嗣後喪師失地宮官諸臣欲倚收游以傾  
異已遂借罪東粉刑書先太師悉其冤直書

四年朝事致牧遊君側恨之廣西從此困矣  
至于恣睢直慙不無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  
其細若曰驕泰以失可不信哉

夏四月清師入衡州又入彬州

三月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彬  
州時李赤心分布各營屯駐彬州及諸屬縣一  
聞清兵至望風而遁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還  
五月督師閣部堵允錫來朝

時允錫過龍虎關宿民寨曹志建遣卒圍之絕



不免會建以保昌侯晉永國公中書廖某賁勅  
印至爲和解之得達行在入閣辦事三日復有  
督師之命志建觀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  
清兵入京師合家死事者九十三人允錫爲長  
沙太守與志建善謀習兵志建薦楊國棟爲將  
楊後爲將晉武陵侯胤錫亦晉閣部督忠貞營  
志建爲楚將復地得楚粵二十餘縣晉永國公  
卽以所得地爲食邑老營駐龍虎關忠貞故起  
羣盜所過殘虐戊子秋何騰蛟恢長沙檄忠貞

援江西取道龍虎關志建恐疾引兵還騰蛟由  
是遂困時允錫復督忠貞入衛并理木刊志建  
疾之設兵提防遂至格鬪允錫爲志建所獲強  
留月餘會有江西宗室朱謀烈舊認志建爲父  
在志建營乘曹堵不睦欲陰構之于中取事允  
錫夜逸匿故御史何某之子何圖復家志建率  
兵往索圖復不與圖復家近猺獞貲財富厚素  
能撫集猺人遂與志建戰志建誘殺圖復破其  
家圖復二子走猺獞恨志建入骨志建銳卒亦



盡矣清兵橫行湖南遂無與抗者惟守道州二十縣而已後志建言及此事甚悔幾至墮淚誓殺朱謀烈

忠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至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猶不聞會兵部侍郎程峒抗節深山至是赴聞因命賈勅趨李赤心往援途遇赤心赤心佯稱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爲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峒護之先行比入界口守將張某利其

輜重發砲斃峒而取之赤心既至屯德慶州聲言欲清君側之惡行在震恐遣堵允錫力解之乃止

盜殺兵部侍郎程峒

峒吉安府進士舊蘇松糧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攜歸江右日與鄰里相關姻親郭之祥解之隆武丙戌授惠湖添設巡撫盡室至粵西至是攜家至忠貞營并允錫家屬及兩家輜重放舟東下守將利其多財殺而取之兩家家屬戚焉



詔誅楊弘遠

有董姓伯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  
德慶見程响被殺以上聞將領楊弘遠不戒軍  
士奉勅勦之董以碓碎楊三百艘弘遠伏誅亂  
兵殲焉

滇將趙印選來桂林

印選滇將也初清入南京時印選同王一清王  
永祚出滇勤王至江西吳浙俱爲清有遇清將  
高進庫與戰襲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妻子進庫

忿戰益力破滇軍三人走湖南投閩部何騰蛟  
己丑正月清師破湖南執騰蛟于湘潭楚地盡  
爲清人三有相謂曰吾濟以勤王出滇何國破  
君亡暫依何閩部今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依  
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時  
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好士可與  
共當一面盍往焉收殘卒得萬餘宵走桂林留  
守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路過多行劫掠  
焦新興部將趙興奸剛使氣怒滇營之橫遂治



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斃成肘腋之變留守亟  
詔新興語之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將軍協  
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鬪兩軍皆感泣焦新  
興斬趙興以謝滇將事始得釋因進印選閱國  
公一清興寔侯王永祥寧遠伯以滇軍守桂林  
全州是爲滇營焦新興守陽朔

焦璉殺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曰白貴戰死趙興劉起蛟  
相繼誅焦營自此弱矣

逸史氏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耶始  
安所統焦兵最弱敵之輒大創之何以致此  
茅平菴僧爲余道將將軍起蛟戰于虞山下  
帶首級垂馬下纍纍如貫珠當是時 免熾  
嗟乎此真將軍也獨曰將軍貴以戰死趙劉  
二將皆以細過誅嗟乎乃壞汝萬里長城不  
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侯焦璉治師陽朔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天步艱艱



使各勳鎮同心協力上下和睦卽傾國南牧  
豈能長驅也焦宣國見余于陽朔舟中促膝  
而語淚綬綬下余與宣先太師語弗省也  
日余讀范文正公傳先太師語余曰今日無  
可耕有城必守余曰談何容易惟焦侯可符  
斯意耳太師默然

秋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選遣將王永祚  
張明剛同圍永州

九月督師閣部堵胤錫卒于潯州

乙未冬余同清凝上人避兵陽羨山中識公里  
次年春公長子問關至楚觀公余欽敬者久之  
通家吳二公子天石述公招忠貞營始末余喟  
然曰自成爲率士大仇其部雖無罪獨不念朱  
全忠故事耶先生之志則大矣未幾余遊粵悉  
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初無  
入東粵意焚掠特甚行都近郊諸璫凜凜焉是  
時貂璫鹵簿秉政每用強鎮之勢脅天子復借  
天子之權制朝士大抵崔胤故智也武岡則以



劉承胤潯州則以陳邦傅東粵則以李成棟而  
朝中之士又各值朋黨爭門戶楚人袁彭年丁  
時魁蒙正發秦人劉湘客浙人金堡舉朝側目  
稱爲五虎皆海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爲景行自  
附于正人之列至于凌轢官府侵軋同寮所恃  
東諸侯也吳人吳貞毓張孝起吳霖朱士鯤燕  
人于元燁蜀人程源趙昱豫人朱謀烈等皆朝  
中矯矯者遼人馬吉祥上之倖臣也北人夏國  
祥以士人爲內侍者也俱心恨五人并忌東諸

侯陰以陳邦傅爲朱全忠李茂貞不勝則寄徑  
干牧游而藉忠貞以佐邦傅故牧游入朝激忠  
貞入東東人力圖中興以東土爲行都是誰力  
也若邊臣提兵咸入衛縻東土不能屯正竭東  
鎗誅不能供億牧遊無以應移先太師稼軒書  
云上有密勅東人握君子掌一朝不戒生劫入  
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瞿先生圖之先  
太師得書知斯語非上意復書曰我輩不力士  
封疆聽人臯牢而起釁端非社稷福也公無可



奈何未從公薨公長子以疾夭于忠貞營中公之家屬死于德慶州亂兵蜀人武陵侯湯國棟每向余悲之公之夫人獨留家困頓特甚今里中故國士大夫有過而問焉否耶萬里孤忠骨銷塵土今日爲公叙其事不可謂無緣也已庚寅春余圖入蜀不果悶甚太師手持一編至曰此堵太師之手蹟也弟世治春秋少有異才堵太師數年之精神于是乎在子爲之正之且死不朽矣余受命正其疑而刪其繁蕪兩月始畢

封滇事沸先太師曰曰春秋于弑君之賊汚其宮滿其室先帝之變忠貞是由堵牧遊儼然錫其子姪何歟余唯唯嗚呼豈嘗弑虜公後有忠良世其家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亦春秋之義歟弟赤心勇于私鬪怯于公戰仍穿窬之故智牧遊不省也依以爲重猶童蒙之鵠云

清師破梅嶺治兵中寨

清耿尙二王將下廣東駐師吉安府命贛州守將高進庫爲嚮導道之枯樹清兵舉火焚之引



師中屯寨贛州清將柯某以六騎逐我兵四百  
餘人謂進庫曰南雄即日可下也高謂柯曰南  
雄破當壽我四千金柯不應因此不進余從清  
寨中間遊至行在語大司馬曰譬賊人已入門  
戶猶熟睡不省耶

永國公曹志建遣人報捷

清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馬蛟麟先期攻道州  
志建與戰敗遂出白金二十二萬置營中令曰  
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先赴敵死戰清人

大敗斬首無算蛟麟却走志建遣人赴行在報  
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戍南雄次于韶州

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戍南雄府爲  
禦敵之計成耀畏懦師至韶州止焉與南雄尚  
隔十里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至梧州李赤心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破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風  
而靡獨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往征之



軍師宋矮子曰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至山海關與三桂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凶宜收兵回京又不從是晚矮子忽失所在次日巳午間忽見塵沙山起聲如雷鳴軍士色戰自成大驚不知何故方錯愕間清兵突至自成兵不能支大敗而奔至紫荊關遣本朝降將唐通守之通復降清自成至陝西稍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清騎三千猝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

日三夜人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而清大兵已至三子騎從中奮起金鼓齊鳴左右冲突內外夾攻自成復大敗奔湖廣至江西屯兵九月山中或曰黃州忽一日單騎出至民寨爲鄉兵王姓兄弟所殺存兵三十餘萬自成兒子李錦賜名赤心號一隻虎同自成妻兄高必正左營郝永忠等十八人俱至湖南隆武元年馬吉祥往招撫不從後督師何騰蛟堵胤錫招撫之各受封號爲忠貞營至是楚地



東月閣身金 身  
已失計無所之佯入衛粵西郡縣受其荼毒陳  
邦傳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勳殊不知放  
虎自衛也師次橫州止焉赤心死必正統其衆  
其部下將領岳侯某病死于梧州淮侯劉國昌  
出懷集或曰降清或曰死矣兵散橫州屬南寧  
府界在南潯之間

十有二月王永祚張明剛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軍以陸師臨其一面清師李  
東斗堅守五月食盡兵疲猶不肯下是月十二

日會孔有德兵至銜枚疾走遶出河外乘我不  
棄取我老營我兵自相擾亂遂各逃入山谷棄  
甲兵而走百姓恨滇營之擄掠也爭縛而獻諸  
清惟焦部將張明剛全師而還留守瞿式耜頓  
足曰我畜銳卒兩年一朝奔潰豈天果不祚明  
耶嗣後出偏師以恢楚者不可復問而粵西之  
門戶危于累卵矣

清師屠南雄府羅成耀逃自韶州伏誅

清旣屠南雄西上成耀棄韶州至廣城會輔臣



何吾騶輦餉至行在中途成耀劫掠密勅李元  
胤討之元胤遂于席間斬之以正失守封疆縱  
軍掠掠之罪

郝尙文以潮州降清

余里人

朝行在道由閩中見郝尙文述

潮州事云尙文之子因在南京未降時已遣人

通馬部院矣至是遂以潮州降

馬部院名國柱

庚辰承應四年 清順治七年

癸正月帝幸梧州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南雄失守成耀棄韶報至行在震恐戒舟西上  
給事中金傑爭之不得留守瞿式耜疏曰粵東  
水多于山雖良驥不能桎合自成棟反正上有  
寧宇財賦繁盛十倍于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  
強外可借敵材官兵士南北相雜制勝致王可  
操券而求也且肇去韶餘千里強弩乘城堅營  
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  
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  
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疏再



上而已移擊抵梧矣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  
都督同知南陽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  
委空城以待敵耶遂留守之

杜永和出奔海口復入廣城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兼管兩廣印務杜永和  
棄城奔海口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  
堅守

盜掠廣西巡撫魯可藻新興侯焦璉遣兵討之盜  
奔龍虎關永國公曹志建誅之

時可藻丁艱居舟中永國公權稅官劉成玉利  
其貲欲劫之可藻竊聞卽放舟赴行在適州柁  
壞不能行成玉兵卒至撫標下趙玉與成玉同  
謀遂無禦者劫掠一空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卽  
遣兵討成玉成玉奔永國軍兩國兵幾相向余  
時在恭城致書永國勸解之志建杖死成玉事  
始解

逸史氏曰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惟  
將相和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與將亦



東明國身錄 卷三  
然中興永國宣國皆有將畧永勤而器小宣  
勇而才疎小人間之遂至兵敗身軀豈不悲  
夫劉成玉平樂隸也爲永國權稅將趙玉惠  
國公蒼頭也爲撫軍旗鼓兩人始相好繼相  
惡也撫軍在兩人臯牢中成玉釁撫軍于永  
國而撫軍不之覺也庚寅正月十日余送清  
疑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欲經畧東南  
謀寄徑龍虎關余因見永國語甚異余曰宋  
時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至將

相之情扞格不通終于無濟文士且敗事况  
羣小諛佞輩乎永國心善余言而成玉遂以  
十四日提兵掠撫軍矣宣國聞變卽日發兵  
靡平樂余在恭城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  
塵強敵四逼惟藉羣公固廉節之交繼桓文  
之業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微隙天下  
後世以爲此何等舉動哉永國悟兵始解宣  
國兵多鄉人皆士著粵人心歸之永國兵皆  
楚人以何圖復故疆獠士民恨焉是役也兩



人之構雖釋兩國軍士益立門戶如水火矣  
嗣後清兵襲曹關借猺獠之力清人襲平樂  
將士不戰疑為永國兵嗚呼蕞爾一隅將帥  
如此尙何言哉

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

璉以討劉成玉故帥師東下遂赴行在

滇人孫朝宗入貢

朝宗一名可生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破蜀  
屠戮殆盡收蜀府金銀載入錦江為川將楊

展截殺重貨悉沉江中奪入貴州病死時李赤  
心已歸順朝宗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  
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  
也我當仍歸明朝力挈天下而還之一雪此耻  
遂率衆入雲南會沐國公為洞蠻所劫即擄兵  
平蠻與沐結姻歸朝廷因封景國公武康伯胡  
執恭同陳邦傳假堵牧遊令檀封朝宗為秦王  
矯詔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  
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



四方定番侯皮熊首祭其不道留守瞿式耜疏  
請斬胡執恭以正欺君辱國之罪朝宗亦知封  
王非出朝廷意至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  
馬一百匹自上書請封復以黃金四萬兩賂朝  
貴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嚴起恒堅執不許由  
是怨兩人入骨矣

慶國公陳邦傳帥師入衛詔杖禮科給事中金堡  
兵科給事申丁時魁尋遣戍削奪都察院左都御  
史袁彭年翰林院侍讀劉湘客遣戍兵科給事中

蒙正發

時詞諫諸臣多失人意羣輩伺權者指政所必  
去會陳邦傳入衛遂下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劉  
湘客于詔獄瞿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  
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  
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等事不可祖而行之上  
頒勅命四人罪狀皆宦官意勃出忌者之手式  
耜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輩語橫加開天  
下之疑失遠人之望凡七疏皆不報詔杖金堡



東明國身金  
三  
丁時魁削奪袁彭年劉湘客蒙正發亦遣發  
逸史氏曰嗚呼桂之亡也奚俟庚寅之十一  
月耶詔獄興而亡于是乎在矣武岡之難上  
馳太后中宮騎錦衣馬吉翔步從三日不得  
食至一士人舍其人供神宗像與上貌類上  
且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其家諸天人  
悉從有一學士侍側一鬚而魁梧者曰此蘇  
軾學士也一秀而傑瘦者此李泌山人也士  
人師學士方以智識其貌似山人奇寔因自

揣曰當中南坐者豈當今天子耶跪而進膳  
上受之大駭羣鄉人環視各具雞黍吉翔慰  
之翌日土司庫祐始來朝庀器用具卒乘黃  
金刀若吉翔者真患難君臣也

吉翔幸上時窺太后堡大怒欲殺之大司農  
吳貞毓當成棟反正時又勸上鐸五羊又以  
縣令薦于成棟得賄八百金成棟輕之堡奏  
其事二人恨堡入骨劉湘客貧丁時魁富金  
給事刻意清操有所需求輒資于二人二人



有彈劾或敲骨或吸髓則以金給事先之袁  
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苗裔也反正後與  
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每輒出  
五人手每一令出五人自伐其功遂爲衆的  
道路以目上移躡梧州陳邦傳自潯州入衛  
遂下囚人于獄而疏彭年留守闕邸報得保  
疏愛其文憐其遇至于泣下七疏申救而吉  
翔貞毓及朝士并恨留守思中傷不遺力矣  
留守文臣不嫻兵凡所以彈壓勸鎮號令諸

軍者惟曰借爵賞以勵將士也從來勸鎮不  
得獻士于廷是時吉翔委政督撫有疏尚稽  
遲勸鎮薦人朝拜疏而夕下矣一日軍餉以  
養戰士也焦餉六萬半食桂林灌陽入永固  
義興人宜章惟靈田臨桂二縣督府得專資  
焉滇營舊爲楚鎮食楚地十二月之敗全撫  
馬光匿穴中餉道絕趙印選勸之調司農牒  
二邑之餉與之錢穀之出入并不在督撫矣  
嗚呼名爲留守不知何藉可守號爲督師不



知何師可督哉自人桂以來列較勳鎮可以  
推腹心共患難惟宣國一人耳印選軋之駐  
平樂矣鞭長難及又恐其復合也每師退必  
曰焦兵來桂截老營也自全退榕江榕江退  
木黎嶺莫不皆然夫以熒熒一桂扞江南半  
壁剪其手足掣其肘腋城無一卒庫無一錢  
雖武侯復生亦奈之何留守時爲余言筱筱  
欲淚可傷也已欽宗之棄李綱也出之于外  
秦檜之殺岳飛也罷其兵權今更仇讐事之

方面托之委國于仇委仇于敵用之而卽殺  
之奸臣之誤國也愈出而愈奇矣先太師以  
余善理財余曰葢爾國惟錢法鹽政屯田三  
事耳遂開錢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請于朝  
東省行錢則以錢易鹽以鹽使民地可漸闢  
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困廣西其肯濟廣西  
耶印選一日來小東臯忽發大言請餉恢永  
余曰全州無敵奈何棄之而欲他圖乎楚師  
數萬食粵地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敵來



何以應金給事曰今日敵來諸君肯降耶敵亦何屑受君等降耶余曰莫若三分現在之兵一軍守全城一軍衝鋒出奇兵一軍屯田充餉印選勃然曰屯田須牛種練兵須足食衝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自有天授印選默然余因嘆曰外患可禦內宄難除桂其殆哉此庚寅八月九日也嗟乎一桂林也在內則馬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勲鎮日夜圖維以亡桂爲事而一老臣拮据其中

此實難矣桂亡時余遇李元允于梧州云朝士聞桂警有酌酒稱賀者嗚呼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趙印選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之清師入桂林督師閣部臨桂伯瞿式耜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初五日清兵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清王永祚佯以分餉入桂林榕江其空壁也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榕將軍



東明國史金  
三  
未見敵而四潰留守發使趣印選兵出城城中  
大亂沿途驅掠留守令賊不得城外潰兵雲飛  
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而鳴鑼聲繞城靖江  
王及綬寧侯蒲纓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  
于宮中留守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  
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留守曰  
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留守因舉杯屬  
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  
馬遁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遇東江不及家

來留守署留守喜曰敵至我死不孤矣敞曰公  
將何行留守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  
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戚良勳牽三  
馬至跪而請曰公爲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  
尚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留守曰四年忍死留  
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 以至于此更  
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  
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二三



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乞一面而訣留守曰我重負天子尚念及兒女耶亟揮之曰去母亂我厥明清兵入二公冠帶南面坐清兵望見以爲神不敢入乃發千人圍留守署執去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留守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留守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蕭然起且指之見同敬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做大罵曰汝非我毛如家僕耶提溺器時誰爲汝跪有德大怒厲聲曰余大聖人

之後也敬曰汝等已爲犬羊辱侮先聖罪當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折足強作跪狀敬大罵不屈牽去將斬之留守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爲清將賜稱王擁衆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矣語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清自甲申乘闖賊之變驅馳中國五年之間南北



一統至一縣縣破至一州州亡天時人事意可知  
知已公守一城扞天下數年于茲履挫強兵能  
已見于天下尚誰爲乎不轉禍爲福建立非常  
以事明者事清無憂富貴空以身膏草野誰復  
知之留守曰汝爲丈夫旣不能盡忠本朝復不  
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爲人鷹犬後傑固  
如是乎尙得以時務富貴欺天下男子耶昔少  
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十八年中興天時人事  
未可知也且本閣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德

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  
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尙蒙  
耻于腥羶中逐臭耶一死足矣毋多言有德知  
不可屈愈欲降之總督叱曰痴口口豈有天朝  
大臣降口者乎有德愈重之館二公于別廨防  
禦甚嚴而供帳飲食如待止賓留守日與總督  
慷慨廢和清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瀆皆留守  
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  
何代無之生人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難髮



爲僧自當了悟爲世人所不能焉豈僅僅守拘  
儒之節耶留守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即聖  
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爲了悟賦詩  
倡和自若見浩二人見其至誠喟然曰此真正  
人不敢復言會留守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  
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且曰中興大計無以  
我爲念邏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聞十一月十  
七日晨請二人留守方食撤與總督振衣同  
出留守曰我二人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總

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清人皆爲泣下二  
公顏色不變洋洋如平時總督藏一白網巾于  
懷至是服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  
至獨秀岩下留守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  
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雷冬  
發遠近士民莫不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  
錦衣衛楊芳歸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留守知  
不可守遣坐營制勝將軍徐高賚印謝表赴行  
在道阻匿陽朔山中清兵攻搖洞獲之至是亦



東山先生集 卷三  
同殉難瀕營一卒怨總督刺其心食有德怒而  
殺之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刺哈方馬蛟麟蒞  
殺雅重留守命以蘆蓆覆之加土于上越三日  
侍御姚端留守門下士也楊藝入王邸謀殮兩  
公啟視留守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兩  
人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平忽張  
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失所  
耶曰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  
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日始瑱遂具衣冠淺葬

二公子風洞山之曠地

姚端築室于

旁同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云留守孫翰林院檢  
討昌文于十月遣人入行在齋世襲臨桂伯爵  
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驛朝同南大司馬  
魯可藻御史朱田林間道而上阻山中次年四  
月爲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  
以智爲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清將馬蛟  
麟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  
德綏之義聲重於天下爲蛟麟以然厚遇之浙



東明國身錄 卷三  
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譖于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奚問焉九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于城隍忽見宮詹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歸以告有德大駭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于明月洞

清凝亦遷總督之柩與夫人合葬焉總督無子惟一女適兵部主事吳重義改葬之吳夫婦造至人謂忠義所感云清凝上人者陽羨人真誠不談禪能急人難從子入粵留守愛而禮之桂陷時適在昭平同留守次子元鎔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元鎔失于路清凝倉皇入桂林而留守已沒清凝結廬于柩側朝夕焚香種蔬自給衣食時缺終依依不忍去元鎔有至性三月航海親覲艱苦備嘗至十月始至粵西萬里



尋親不獲一見可哀也矣或曰已死或曰入滇  
不知所終

逸史氏曰人有五福死往往重考終命余以  
爲非也土生亂世不能馬革裹尸亦當肆諸  
市朝余乙酉詹世勳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  
能死我戊子己丑虎狼盜賊不能死我庚寅  
辛卯刀鎗劍戟不能死我是書旣成世有黃  
祖輩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死固甘心矣

東明聞見錄終

天保禁印

